

疫情下的事工動向

新冠狀病毒把我們的生活和事工推到新的模式 – 全方位上線。從頭 2 個月的摸索，到現在差不多半年的操作，再不適應也得習慣了。德國從 5 月開始逐步解封，但社交活動(宗教聚會)還是有嚴謹的規定。基於 6 月份哥廷根曾出現兩次集體感染，要執行實體聚會的人手安排實有困難，我們大部分的事工仍然採取線上形式，只有周五查經班從 8 月開始回到我們家聚會，線上線下同步進行。

線上事工畢竟有挑戰 – 很難接觸新朋友、考驗信徒的自發性、不能代替實體的肢體互動，然而弟兄姐妹也爭取約好 3-5 個人在某信徒家一起線上崇拜，以此彌補久遺的團契生活。透過在線上聚會的幾個月裡，我們意外地服侍了弟兄姐妹在中國的家屬、海歸的肢體和周邊小城市沒有華人基督徒聚會點的信徒，我們以另一種方式同心敬拜神，也是一個驚喜！

在全球疫情的不穩定下，今年的短宣隊都沒辦法來到宣教工場，但「線上的短宣工作」卻不被限制。我們在 6 月份邀請了多倫多城北華基劉家斌牧師和他的團隊，帶領了 4 講的「職場聖徒」；在 7 月份有福音證主協會的陳燕薇傳道，分享了 4 講的「認識聖經的地理·文化·處境」，這些專題幫助信徒更多的學習和實踐信仰。



除了接受支援，我們有幸給與支援。① **對內**：支援其他德國華人聚會點的講道和輔導

工作。德國華人牧者是長期缺乏的。疫情前，若要邀請外來講員，最靠近的得坐火車來回 3 個小時，中途距離的至少也要 5-6 個小時交通時間。然而，線上講

道強化了資源分享，減輕了宣教士長期事工繁忙的壓力。

◎ **對外**：支援一個中國宣教士團契，將會提供兩次的專題培訓。若要直接在中國辦培訓，現在的環境因素比較複雜，但網上平台卻解決了這難題。感謝主讓我們有機會參與不同的事工，打開我們的眼光，認識在不同地區服侍的宣教同工，傾聽他們的挑戰，在主裡一起成長。

疫情下的生命被翻轉

上一次的分享信因篇幅有限，未能述說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間「被獨處」時，如何被上帝拆毀、醫治和重建。我們邀請其中兩位，以**第一身執筆**分享他們的故事。

哲學學霸在疫情下的信仰沈澱

從去年 12 月到今年 5 月，我努力壓抑著內在的心理變化、隱藏著不被人發現。直到今年 3 月中，德國政府對疫情作出回應，學校、餐廳、教會等公共場合相繼關閉。對於海外留學生來說，這些措施宣告著社交生活的取消和獨居生活的來臨。獨居逼著我面對真實的自己：那個孤獨的、消極的、自卑的、焦慮的「我」，那個在他人面前被遮掩的「我」。但同時，獨居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回到耶穌裡面。我知道，要與那個糟糕的「我」抗爭，主耶穌是我唯一的救兵。

Lockdown 一週之後，我的情緒徹底崩潰，發現自己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，彷彿什麼都沒意義。想睡又睡不著。害怕與人接觸，哪怕是線上的溝通都讓我恐懼。唯一支撐我的就是寫論文，我不斷延長自己的工作時間，因為這是唯一讓我覺得自己還正常的東西。最終，我撐不住了，找師母求助。感謝師母的輔導，感謝弟兄姊妹的陪伴和鼓勵，讓我在疫情經歷了**信仰的復興**，榮耀歸於神。

我是一個**高功能型**的人：凡事做明確的計劃，擅長按計劃而行。這個性形成與家庭環境無不相關。我媽媽非常自律，她一直如此教育我。高功能型性格自有它的好處，但壞處是讓我習慣了凡事靠自己，而不靠神拯救的大能。當生活遇到困難，第一反應不是交託給主，而是自己解決。**自我控制**讓我感到自己很強；生活的變數越多，我的掌控欲越強。但掌控欲越強，自己離崩潰就越近。

我嚴格規劃時間。從起床到睡覺，從工作到娛樂，甚至是與人溝通的時間，都規劃仔細。可是「異樣」開始了。我發現，除了在我的「社交時間」之內，我無法與任何人溝通，一旦溝通就焦慮—因為這不是我的計劃之內。別人邀我喝咖啡，我拒絕，因為這不是我喝咖啡的時間；別人邀我吃飯，我拒絕，因為這不是我吃飯的時間；別人找我聊天，我拒絕，因為這是我的睡覺點。

在家隔離成了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那時候，我才發現，過去的幾個月，我沒把自己當人，更不要說看見神美好的創造，神所珍愛的女兒。我把自己當**機器人**。作為一台機器，其價值在於「正常運作」。剛開始，這種「正常運作」帶給我快感。可是後來，我才認識到這種做法致命的問題：**我嚴重喪失樂趣**。做事的意義會被扭曲，不再是以工作榮耀神，而是機械地完成它們。

比如，學習是為了寫論文，哪怕進展很快，我發現自己有了強烈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—「這篇論文根本沒有價值，是垃圾」，「就這水平還想做學術？」，「做學術沒有意義」... 曾經的我，喜歡看書，享受獲得知識的樂趣。可慢慢的，我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喜歡做學術搞研究。丟掉學習的快樂只是開始；後來，我發現自己不可遏制地對一切喪失樂趣。彷彿什麼都沒有意義。

回頭看，是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出錯了。當生活遇到不順，我沒有轉向神，而是選擇以自我控制來解決問題。凡事靠自己來解決問題，就是飲鴆止渴。終有一天會走到自己能力的盡頭，才痛哭流涕地想起神的話：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」(箴 3:5-6)

藝術家媽媽的破碎和更新

我對生命和靈界一直好奇，我好奇這個世界，希望通過心靈的探索能夠找到答案。從小接觸的神佛和寺廟，



姐妹的作品 - 箴言插畫 1

讓我感覺黑壓和不安，但不敢得罪牠們，怕它們會懲罰我。面對高考的壓力和未來的去向，我還是去祈求一些力量。人的局限性讓我更想尋求一位真正可以保護我、給我平安的力量。

後來，我考上了美院的油畫系。我花很多時間看各種哲學和藝術類的書。我總在追求一種感覺，但感覺是漂浮不定的，我的精神狀態也隨之漂浮。大學畢業後，我去德國留學，我把德國純藝術專業中最高的學歷都完成了。我在藝術世界裡越陷越深，追求藝術也成了自我安慰和填補心靈空虛的目標。**藝術成了偶像**，我像上癮般享受著創作帶來的成就感和存在感，人在空虛和快感之間不



聰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手知识。(箴言18:15)

姐妹的作品 - 箴言插畫 2

斷循環。即便站上潮頭，我卻陷入驕傲和週期性的抑鬱裡。因為遠離神，我錯過了生命中太多美好的東西。我曾抱怨過，但我曉得，這是因為我偏行己路。

在疫情期間，我認真地重讀聖經，神的話每一句話都帶著智慧和能力—一次又一次幫助我脫離困苦，**安慰受傷的心，帶給我力量和喜樂，最重要的是，重新賜下永恆不變的愛和平安**。藝術本來就是虛的，去追是永遠都追不上的，結果只會是空虛不安。感謝神給我一個永恆不變的標竿，一路所預備的都是祝福。

我雖渺小，在上帝的懷抱裡卻很安穩！我反思我的創作，神沒有否定我過去所做的，而提醒我：「孩子，你所做的使你平安喜樂嗎？」我在牧者帶領下以箴言書靈修，每句經文都直敲我心，於是我想到了為這些經文配上插畫。現在，我真願意**把專業、把恩賜奉獻給神**，不僅放膽在作品中見證神，在畫畫視頻裡也把神的話公開地分享！

以前我很疑惑，神為什麼要人讚美祂？現在我體會到神是多麼愛我，讓人可以在讚美中回應神的愛；**藝術就是讚美神的方式，可以讓愛和生命活起來！**「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，因他愛我們的大愛，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，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。」(弗 2:4-5)

代禱需要

- **德國疫情** 8月是德國中小學放暑假的季節，出去度假的人多，人流多也代表風險高，各州都有大小集體感染的消息。願民眾繼續做好防疫措施，減少社區爆發的風險。
- **信徒狀態** 求神鼓勵肢體並堅定他們的信仰。堅持穩定的個人靈修和團契網絡聚會生活，使信仰落實到生活中。